

## 第一章

他的手机在振动。

站在讲台上，艾略特可以看到手机在桌子上抖得厉害。他没有理会。一个电话进来就意味着马上就要行动起来——以及危险——的日子早已过去。已经过去十七个月了。

“.....老鼠在营地肆虐，臭气熏天的茅房污染了空气。饥饿的囚犯吃起了蜡烛、鞋带和害虫。”

在他讲课的布莱恩特楼教室里，一阵低语在学生之间传开，表达他们的恶心。有几个学生忙着做笔记，但是老天啊，难道不在本子上记下来，这些孩子们就记不住囚犯营里如地狱般的生活吗？

“到内战note结束时，四十多万名士兵成为了战俘——你会惊讶地发现，这个数字几乎平均分布在联邦和联盟军队之间。”

一名坐在前排的金发女孩还真就作出惊讶状，同时在椅子上扭了扭，以便更好地展示她那修长纤细的双腿。

她叫什么名字来着？莱斯利·马切克同学。是了。

马切克对上他的目光，嫣然一笑。艾略特强忍住讽刺的笑容。莱斯利·马切克同学，你的殷勤献错对象了。如果艾略特真想找某个学生交流交流，坐在她旁边的那个宽肩膀的红发男孩约翰·桑德斯基，机会更大。当然他并不想。

桑德斯基正在咬他的笔头，两眼放空。

艾略特暗叹了口气，继续说：“对于军官们来说，情况也好不到哪儿去。伊利湖西侧的约翰逊岛note上关押了九千名男

子，其中有三百多人死亡——主要是死于饥饿和疾病。”

他的手机又振了。

有意思，麻烦来临时，人怎么总能预判到呢。诚然，艾略特这些日子没有接到太多电话。不像他还是一名炙手可热的FBI探员时那样。他的理疗师、他的助教、他的父亲……来电话的概率就这几个人。他很难不去理会桌面上那闹鬼似的振动。他自以为那很强的专注力也不过如此。要是塔克的话——停！

他才不要让自己的思绪朝那个方向飘去。

艾略特看了看教室后面的时钟：距离整点还有四分钟。差不多了。

“今天就到这里吧，各位。”

有几张脸冲他眨了眨眼，好像他刚把他们从睡梦中惊醒，可能确实就是那样。大家急忙去摸手机，开始不停地发信息回短信，好像与身边的人用嘴说句话是什么大逆不道之举。学生们将笔记本电脑、资料和课本装进书包里，开始陆续离开“历史353”教室。

艾略特转身离开讲台。

“米尔斯教授？”

莱斯利·马切克同学冲他微笑，旁边站着一脸无聊的约翰·桑德斯基同学。

艾略特挑起眉毛表示疑惑。他的表情可能显得不太热情，因为她的微笑变僵硬了。

“莱斯利，对吧？”他稍微友好一些地问。

“是啊。莱斯利·马切克。我还上您的‘电影与历史：美国西部’那门课。”她把满口白牙、蓝眼睛和可爱的雀斑鼻都对着他。艾略特控制住自己的不耐烦。他的膝盖开始发疼，还在突然间敏锐地感到现在这种封闭沉闷的学术生活带来的挫败感，而这些并不是她造成的。

“哦，是吗？”

她的骑士，桑德斯基，正在看手机短信。莱斯利说：“我在想.....在我正式交作业之前，您能否考虑看一看我写的关于约翰·福特note电影的论文？”

这样做可以吗？尽管在加入FBI之前就获得了博士学位，但艾略特几乎没有教过书。很多时候，他觉得自己在摸着石头过河，远不如那些刚从大学毕业的同行。

“当然。”如果这样做不合规范，下次他就学到了。

“您的办公室交流时间仍然是周一、周三和周五的上午九点到十一点，周二和周四的下午两点到四点吗？”

他得先想一想，然后表示确定。

她再次露出灿烂的笑容。“太好了！那我明天来找您。”

艾略特礼貌地点了点头，有些茫然。莱斯利和面无表情的桑德斯基一起离开，艾略特拿起手机查看短信。

他父亲的号码闪现出来。

突如其来的失落感让他猝不及防。他在期待着什么——或者说，他在期待谁呢？他机械地收拾起他的棕色布克兄弟牌note雨衣和公文包。说到办公室交流时间，现在他应该去办公室躲一躲了。

他一边走一边输入电话号码。他的办公室位于汉比楼内，位于四方院的另一侧，靠近植物园。雨已经停了。校园里那些整洁的草坪、古老的砖建筑、高耸的白桦和山毛榉，在短暂的阳光中闪闪发光。他终于找到理由戴上太阳镜了。

“嘿，教授！”一名学生骑着自行车，像一只巨鸟呼啸飞过。

艾略特猛地一震。至少他没有伸手去摸肩膀上早已不在的枪套，有一点进步了。

电话那边铃声一响就接了。

“你——好。”爸爸的声音一如既往。轻松，愉快。在上课时间打电话给艾略特，显然不是因为家里有什么急事。当然，他们家就他俩，所以如果真有紧急情况，给他打电话的人不会是罗兰·米尔斯。

“嘿，爸。你找我？”

“是的。儿子，你咋样？明晚照常回来吃晚饭吗？”

他们每周四都一起共进晚餐。自从艾略特离开FBI回到普吉特海湾大学note教书以来，他们每周聚餐一次。在艾略特的社交安排里，“去爸爸家”是目前的重点项目。

“是的。”一个不安的念头浮现。“怎么了？”

罗兰的语调变了，尽管艾略特不确定哪里变了。“我打算邀请朋友一起加入我们。你记得汤姆和宝琳·贝克夫妇吗？”

“不太记得。”他绕过两个穿着靴子、戴耳套的女孩，她们边走边发着短信，互相嘀咕着交流。

“他们的儿子特里是普湾大的学生。至少三周前还是。”

“三周前发生了什么事？”

“他失踪了。”

“男生常干这种事。”

“他不是那种男生。特里是一个非常认真的孩子。成绩优异，不惹麻烦。”

艾略特干巴巴地说：“听起来他应该休息一下了。”

“汤姆和宝琳不相信他是主动玩失踪的。”

艾略特已经走到通往汉比楼那弹头形橡木门的狭长台阶前。每当面对楼梯，他总会生出一阵焦虑。经历膝盖置换手术后，他疼痛难忍，超出了他此前所能想象或经历的一切，只有膝盖被击中本身可以与之相比吧。但他现在康复得很好，上楼梯也很少让他难受了。

他轻快地走上楼梯，进入大楼。此时大楼里已经安静了下来，因为下一节课已经开始。他向普湾大的设施清洁工雷礼貌地点点头，雷推着清洁车走过，像往常一样无视了他。艾略特听到闷闷的欢笑声，是从安妮·戈德的教室里传来的。这提醒了他，之前安妮说找一天晚上一起吃饭，他一直没回应。如果他再不努力，他就会变成那种整天自言自语、养着虎皮鹦鹉、脾气暴躁的老教授了。

他走过一扇扇关闭的教室门，压低声说：“如果是这样，并且他们有理由相信存在犯罪行为，他们就应该报警。”

“他们已经报了。他们还找过FBI。”

有意思，听到“FBI”时，他的心揪了一下。“我在学校里没有听到一点风声。”

“夏洛特·奥本海默要求他们暂时不要声张。”

奥本海默是普湾大的现任校长。涉嫌渎职的传言关系到她的利益，她势必是要压下言论的。

“你希望我做什么？”艾略特来到自己的办公室门前，放下公文包，一边找他的钥匙，一边听着电话那头父亲一反常态的沉默。

“我想让你和贝克夫妇谈谈。”

这是他没想到的。“那样能有什么帮助吗？”艾略特曾经和一些伤心欲绝的父母交谈过。如果说失去了心爱的的工作有积极的一面，那就是不必再去面对那些惊恐万分或失魂落魄的亲属们。

“我认为你可以与他们谈谈。让她放心。让他们放心。”

艾略特走进办公室，关上了门，轻声说：“并没有什么理由能让人放心。”

“我知道。但你在这种事情上有经验。我觉得，你也许能够利用那种经验帮助他们渡过难关。”

这就有点讽刺了。“你不是挺讨厌我在局里工作的每一刻吗。整天说什么那是为腐败政权效力的法西斯组织，我为他们卖命是在浪费生命。”

“本来就是。”岁月只是稍微冲淡了罗兰·米尔斯的激进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倾向。想当年，他曾与艾比·霍夫曼和杰瑞·鲁宾并肩走上街头，头上插着鲜花，高呼革命；后来他又在西海岸最具自由精神的艺术学院里，当起了最具自由精神的教授，过起了相对平静的生活。艾略特是他的独子，是罗兰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婚姻的结晶。“本来就是，”罗兰重

复道，“而且你浪费了上天赐予你的所有才华和天赋。但现在有个机会，可以把你那些镇压人民的技能派上用场了。这些人是朋友，他们需要帮助。”

“天啊，爸。”艾略特凝视着窗外，但他看到的并不是植物园这片区域里那些苍白泛光的树干和银粉色的杜鹃花。他看到的是另一个雨天的下午——俄勒冈州的波特兰市，一个由砖石、花岗岩和树木组成的公园，“先驱法院广场note”。那一天在枪林弹雨和混合着鲜血的水坑中结束。

见鬼。也许是天气的原因。华盛顿州阴暗潮湿的冬天有时确实让他想多。

艾略特甩开忧心忡忡的预感。“好吧，但我们还是别自找麻烦。我现在就给他们打电话。号码是多少？”

指发生于1861–65年的美国内战（American Civil War，或译为“南北战争”），双方分别为代表北方的联邦军队（Union）和代表南方的联盟军队（Confederate）。

Johnson's Island，位于北美五大湖之一伊利湖上，内战期间，该岛曾设立用来关押联盟军战俘的战俘营。

John Ford，1894–1973年，美国著名电影导演及退役海军将领，执导了大量以西部拓荒冒险为主题的经典电影。

Brooks Brothers，美国最老字号的奢侈品服装品牌之一，创立于1818年。

University of Puget Sound，位于华盛顿州塔科马的一所私立文理学院，创立于1888年。作者为避嫌，将校名改写为“Puget Sound University”，以下简称“普湾大（PSU）”。

Abbie Hoffman (1936–1989年) 和Jerry Rubin (1938–1994年)，都是美国政治家与社会活动家，他们发起了“权力归花儿 (Flower Power)”运动，是当时美国青年一代反对越战的代表事件。

Pioneer Courthouse Square, 位于波特兰的市中心广场。

## 第二章

到了下午，艾略特离开办公室，准备去见特里·贝克的母亲，这时安德鲁·科里安深沉的声音在走廊中回荡。

“你们这帮蠢货，我说的是现实主义一元论。是人生的哲学。不是传统文学学派那种陈词滥调的现实主义。我说的是血淋淋的方法与过程，从原始的、未受污染的过往中产生的。我所说的，不是艺术的折衷主义.....”

天啊。只有在学术界，才会有人像这样鬼话连篇，并指望有人会听进去。

艾略特一边锁上办公室门一边皱脸。科里安是个傲慢的混蛋，但无法否认他才华横溢，而且，说来令人惊讶，他还是普湾大最受欢迎的教师之一。他的政治观点，尤其是对CIA和FBI等“极权主义”组织的看法，总能激怒艾略特，但在这样的日子里，就更让人火大了。

显然，在过去的一年半里，他原本健康的幽默感已经枯萎并死掉了。真惨，因为他从未像现在这样需要幽默感。甚至他自己都不禁发现了这一悖论：他坚定地拒绝了父亲为他制定

的人生计划——固执地在执法领域走自己的路线——现在竟又回到了起点。还残了一条腿。现在还疼得要死要活。

他沿着光洁发亮的长廊走下去，差点与科里安撞个满怀，对方正从研讨室里出来，后面跟着三个门下弟子。这个伟大的男人原来不是在上課，只是在夸夸其谈显摆，以博取那三个围着他屁股转的牛仔服仙女们一笑。

“艺术的统一性体现在运转正常的世界态度中——说到受 ignis fatuusnote 启迪的世界态度。哟，米尔斯。”

混蛋。

艾略特礼貌地点头。“科里安。”

安德鲁·科里安五十多岁，是一个身材魁梧，相貌英俊的男人，开始发福，但仍然保持着体型。他秃头，因为发际线后移，于是干脆剃了光头，但光头和他很搭。他的眼睛是引人注目的威士忌色，留着一把修剪整齐的黑色范戴克式胡须 note，还在一只耳朵上戴着金耳环，但这只是装饰品。他不是同志。完全不是。真是感谢老天了。

“你父亲好吗？”科里安问，好不容易寻找到两人之间不痛不痒的话题。

“不错。他很好，正在写他的书。”

科里安笑了起来。《激进分子回忆录》几乎是普湾大的一大传奇。理论上讲，罗兰在过去十年里一直在写这本书，但现在他有经纪人了，所以艾略特猜测这书可能在不久的将来真的会面世。

“代我向老罗问好。”

“当然。”

科里安轻快走开，带着那三个稚嫩蹩脚的小女仆，而艾略特忍下一个酸溜溜的笑容。

他继续走出大楼，穿过植物园。树木泛着水光的树冠帮他挡住了毛毛细雨，并弱化了主校区传来的嘈杂之音。踏在松软的草地上，他的耳朵只能听到雨水偶尔滴落的声音。尤加利树那柠檬薄荷般的辛香，混合着湿润的泥土和雪松的气息，在寒冷的空气中弥散开来。

他像往常一样把车停在剑桥纪念礼拜堂后面，现在他的腿已经能适应在凹凸不平的地面长距离走路了。这个小停车场通常没有车，这样他就可以避免像在教职工停车场停车时那样，被迫与学生和同事们闲聊的麻烦。

果不其然，水光闪闪的柏油路上，只有一辆被雨水打湿的银色尼桑350Z停在那里。他打开车门，坐在方向盘后面叹了口气，从后视镜中看到一双疲惫的灰色眼睛。“你在干什么？”他问自己。“你为什么还要卷入这件事？”

是因为他想回味被他抛下的生活？还是因为这比跟他父亲争吵更容易打发些？也许两者都有。

艾略特对着镜中的自己摇了摇头，打火，打开音响。当他驶出停车场时，《告别阿舒坎》——出自肯·伯恩斯执导的《美国内战》纪录片note——那甜美而悲伤的旋律在寂静中洋溢开来。

\* \* \*

“跟我说说特里的事。”艾略特一边问，一边接过宝琳·贝克递给他盛在金边瓷杯里的咖啡。

“抱歉，我疏忽了。你想来片饼干配咖啡吗？”宝琳刚要坐到他对面的锦缎沙发上，一下子又跳了起来。她身材娇小，四十多岁，精致的五官上点缀着完美的妆容，金丝般的秀发与蓝纳克斯note牌的杯碟相映成趣。她是贝克的第二任妻子，艾略特只记得这一点。汤姆和他父亲同龄，特里是他唯一的孩子。也许是个意外之喜？

“不用，谢谢。跟我说说特里的事。”艾略特再次发问。他很熟悉这些拖延战术。只要她还处于女主人模式，就不必面对现实。一旦宝琳坐下来开始谈论特里，她就必须面对儿子失踪的事实。对于她的回避，他倒是不怪她，但这对任何人都毫无助益。

宝琳小心翼翼地再次坐下来——很明显，只要有一个茶杯空了，她就会立刻逃走。她紧张地把一缕定型完美的头发拨到耳后，很不情愿地与艾略特对视。

“我不管别人说什么，特里是不会离家出走的。他不会。”

艾略特点了点头。“我理解。告诉我为什么警方和FBI不这么认为。”

问错问题了。她又站了起来，走向厨房。“你应该一天都没时间吃东西吧。我就……”

她消失在那两扇西部片风格的白色拦腰半门后，艾略特没能问出剩下的问题。他叹了口气，靠在那张不是很舒服的沙发上。

汤姆·贝克是罗兰·米尔斯当激进分子时代就认识的朋友——一个男人被称为“仔”，而女人被称为“妞”的时代。现在，贝克是一名受人尊重的律师，尽管他仍然为各种事业——主要还是自由主义的——无偿担任公益律师，他显然已经安定下来，过上了舒适的资本主义生活。这座房子位于贝尔维尤市note的

山丘上，俯瞰普吉特湾。房子装修采用了单色的极简主义风格，木地板上什么都没盖，墙壁是象牙色、赭石色和奶油色组合。家具是现代风，但不舒适。墙上挂着一些欧普note艺术画，入墙式书架上有几座原始风格的雕塑，窗边还立着一尊很吸引眼球的大理石裸女雕像。房间看起来.....很冷。

在FBI工作的日子里，艾略特学会了不要根据对方的室内装修风格对他们下结论。

厨房门再次打开，宝琳端着奶酪拼盘和各式花样的饼干回来了。她又在艾略特对面坐下，壮着胆子看了一眼他的脸，说：“罗兰说你去年.....中枪了。”

他能从她的声音中听出对此事的震惊。即使她的孩子失踪了，但暴力的概念仍然离这个富裕的社区很遥远。

“在执行任务的时候。十七个月前的事了。”有谁在数日子吗？艾略特耐心地说：“特里的成绩怎么样？”

“很好！他是优等生。”

“他学什么专业？”

“法学预科。他打算继承父业。”她说完最后一个字后，咽了下口水。

“那他一定很忙吧。他的朋友们呢？他的社交生活怎么样？”他把咖啡杯放在桌面的杯垫上。

宝琳小心翼翼地将奶酪拼盘重新摆放到铁艺大理石茶几上。“特里不喜欢扎堆玩乐。他有朋友。他和所有人都相处得很好。但他是个安静的孩子，一个认真的孩子。”

一个孤独的孩子。艾略特问：“他有女朋友吗？”

宝琳摇了摇头，还在尽力将那个奶酪盘完好对齐。“没有固定交往的人。”她说得很含糊。

“好的，如果你能想起任何他朋友的名字，无论男女，都会有帮助。他最近有没有和人发生冲突？哪怕是一些很小的事，也会有用。”

“没有，”她的语气很肯定，“特里不会和人发生冲突。”

“好吧。你最后一次见他是什么时候？”

她几乎不自觉地放松下来了。这是熟悉的场景，舒适的话题。“两周半前，二十七号那天。他回来吃晚饭。他平时住校，但每个月都会回来两次和我们吃晚饭，”她苦笑了一下，“顺便洗衣服。”

艾略特点头以示鼓励。“那天晚上他看起来怎么样？”

“好。很好。”

好——吧。

“特里是在十月一日失踪的，对吧？”

她僵硬地顿了顿头。

“自那以后就没任何联系了？”

“没有。所以警察和FBI探员认为特里是自己离家出走的。他们说，如果是绑架，绑匪应该早就提条件了。”

“没错。”艾略特试图让自己的语气温柔些，但她却在摇头。

“绑匪可能有按兵不动的理由啊，总比特里故意离开家人、离开他的.....生活，更说得通吧。”她的目光与艾略特的交

会，他能看到她的眼泪就要夺眶而出。“他不会那样做的。他知道那会对我有这么大的伤害，知道我——他父亲和我——会多么担心。他不是没良心的人。”

“我相信你。”这几个简单的字蕴含的力量，总让人觉得有趣。他已经见过它们一次又一次地发挥魔力，就像现在这样。宝琳几乎立刻就冷静了下来。“所以没有人要赎金，也没有——”

“自杀遗书。”

“没有自杀遗书？”艾略特重复道。并不是说没有这种可能，但宝琳突然冒出这么一句，就好像是有人喜欢强调这一推论。是什么人？以及，为什么？

宝琳声音颤抖着说：“根据FBI的说法，就算绑架出现了什么岔子，我们也应该会收到一些消息。”

“是的。”艾略特看着她的眼睛。这是他最讨厌的环节——一直如此。“我确信你已经听到过这种可能，那就是特里可能遭遇了意外或不幸，他的尸——”

“不。”宝琳站了起来，他知道，她这是本能地想要逃避他要暗示的内容。“他没死，我知道。我能感觉到。”她的手紧紧握成拳头。“我就是知道。”

她知不知道，他听这样的话已经听过多少次了？也许还是不知道为好。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特里能平安回家的可能性越来越小，但现在只是三周，不是三年。他没见过哪个家长在三周内就放弃希望的。

依然心平气和，依然不动声色，他说：“我们必须考虑所有的可能性，仅此而已。”

她摇摇头，又坐了下来。“我知道。但是.....那些话我已经从

警察和负责特里案件的探员那里听够了。我们需要有人站在我们这一边，站在特、里、这一边。我知道你不再为FBI工作了，罗兰对我讲过发生的一切，但你有处理这种事的内部经验。汤姆和我愿意付费请你帮助我们。就当是咨询费吧，或者随便你当这是什么都行。”

“那倒不必。”

“我想给。我们，想给。”

她所谓的“我们”是指她和汤姆，还是她和特里？这重要吗？艾略特不想要他们的钱。这个提议让他觉得很不舒服。

“我会帮你们的，”艾略特安慰她道，“但我不能保证什么，这一点你必须理解。还有一件事你也必须明白，我没有警察或FBI的资源。我理解你只能旁观这一切有多不容易，但他们确实在为你们和特里尽最大努力——而且他们非常在行。”

“我知道，”宝琳显然没把他的话说进去，“但有你帮忙，对我们是百利无一害的。而我们需要——”她声音嘶哑，低头盯着自己紧紧交织的双手。

卷入这件事是一个错误，艾略特知道。他本就还在努力修补自己的生活，这时候的他，最不需要的就是在别人破碎的灾难现场中蹒跚而行。他知道这一点，然而他却听到自己说：“好吧。我会尽力而为。负责特里案件的FBI探员是谁？”

“特别探员兰斯。”

宝琳说完后，一切陷入寂静，艾略特听到壁炉架上那台钟稳定而无情的滴答声。

滴。

嗒。

滴。

嗒。

幸好有东西在计时，否则他以为自己心跳都停了。他小心问道：“塔克·兰斯？”

“我不确定。是个大块头。”宝琳双手摆在自己窄瘦肩膀的两端比划。“红头发。蓝眼睛？”

“就是他。”艾略特嘴巴干燥。他的心扭成一团，然后又开始怦怦跳。总有一天他要学会听从自己的直觉。他早就知道卷入这件事是一个错误，而这就是最好证明。

“他怎么样？”宝琳焦急地问。

艾略特可以诚实回答。“他很优秀。”

不管怎么说，他在工作上是优秀。至于塔克与人相处的能力，嗯，当他好的时候，他真是相当好。当他不好的时候.....他就是人间地狱。

问问他的前任情人就知道了。

拉丁语，直译为“愚蠢的火”，指常在沼泽或墓地等存在大量遗骸的地方出现的可燃气体自燃现象，也就是常说的鬼火。

嘴唇上一抹浓密的胡须配上下巴中间一点山羊胡，得名于十七世纪弗拉芒画家安东尼·范戴克（Anthony van Dyck, 1599-1641年）常绘制的肖像人物。

The Civil War, 1990年出品的九集电视纪录片，由美国制片人Ken Burns（1953年-）执导，《告别阿舒坎

(Ashokan Farewell) 》是其中的主题曲。

Lenox，美国高档瓷器老字号，因白宫御用而闻名。

Bellevue，位于华盛顿州，属西雅图都会圈。

OP Art，又被称为视幻艺术，比如艺术家利用各种线条或图形的独特组合，引起观赏者的视觉错觉。

### 第三章

门铃响起时，艾略特正在与西雅图分部的前上司通电话，打人情牌。他与主管探员特丽莎·蒙哥马利的关系一直都还不错，但撇开对艾略特职业生涯提前收场的尊重和遗憾不谈，他已经不是FBI的人了，而FBI一向对外部干涉敬谢不敏。哪怕是自己人。曾经的自己人。

奇怪的是，艾略特与塔克曾经的关系似乎勾起了蒙哥马利对他的好感。艾略特倒不是故意利用这一点。事实上，蒙哥马利说的话让他很惶恐。她用一反常态的尴尬语气说：“我觉得吧，考虑到你俩之前的关系，还是不要让塔克知道为好，他本来就对家属单方面找私家侦探这种事情很抵触。”

这是艾略特一天中遭遇的第二次重击。第一次是他意识到自己必须再次面对塔克。现在他又要努力消化另一件事：塔克似乎有向蒙哥马利主管透露过他俩之间的真实关系。他想象不到是在什么情况下透露的，一时间竟真的不知该说什么。

蒙哥马利似乎没有注意到。“我觉得这也不算太糟。至少你能理解我们这里的处境。正如你所知，家属从一开始就对我

们的表现不满意。汤姆·贝克是备受关注的前激进分子和活动家，他认为他的过往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我们对他儿子失踪案的调查。”

潜台词：蒙哥马利因为她领导的团队在贝克案上没有进展而被上级骂了。

“我知道我们在和时间赛跑。”艾略特说。

蒙哥马利叹了口气。“好吧，我会安排你和兰斯在塔科马办事处会面。至于家属聘请的经验丰富的侦探就是你这件事。我不会对他提。”

“谢谢。”

“兰斯会对我俩都不爽的。你欠我一次，米尔斯。”

“我知道。我很感激。”艾略特听到门铃再次响起，不自觉地瞥了一眼身后。他从映在大门中央椭圆形彩色玻璃上的人影看出，有人站在他家前廊。说明不是UPSnote的快递员。

蒙哥马利语气中透着一丝罕见的玩味说：“我倒想看看，等听到特别探员兰斯对此的看法后，你是不是还会谢我。”

是啊，够呛。

再次感谢她后，艾略特挂断电话去开门。史蒂文·罗奇，鹅岛note上离他最近的邻居，正站在门口吹手跺脚等着呢。

“终于来开门了。”艾略特打开门时，听到对方这样说。

“没必要在这儿跳求雨舞，”艾略特说，“我们什么都不缺。”

“真不懂为什么大家都说你沒有幽默感。”罗奇往里挤，艾略特只能让他进屋并率先走向厨房。“外面冻死了。”

罗奇比艾略特大一两岁，中等身高，身材不错。他看起来像个冲浪客：皮肤黝黑，一头金发，但他是一名纪实犯罪文学作家。目前，他正在撰写一本介绍1936年一桩悬案的书——十岁男孩查尔斯·马特森被绑架后惨遭撕票note。

“现在有五十二度note呢。”艾略特指出。

“但潮气重啊。”罗奇说，艾略特哈哈笑了。

罗奇爱蹭吃蹭喝，让人烦不胜烦；但过去的几个月里，当艾略特需要倾诉时，他成了艾略特的朋友。他为人风趣，是个很好的陪伴者。他还有点警察迷的意思，而且，艾略特怀疑他可能还是个深柜。但是吧，乞丐不能挑三拣四。中枪之后，艾略特刻意疏远老朋友和同事们，与他们在一起实在太痛苦了。史蒂文是他这段时间里最接近朋友的存在。

“要不要来杯红酒？”他走向安置在吊柜里的格子酒架——就在花岗岩台面的橱柜上方。从厨房的窗户望出去，可以俯瞰一片松树树顶和山坡上几间小木屋的屋顶。长长的松针似乎想要捕捉并衬托此时蓝黑色的黄昏。

“你怎么不问教皇是不是天主教徒？”

“这就要取决于当下的阴谋论了。”艾略特选了一瓶洛佩兹岛note出品的梅洛红酒，那是一家本地的葡萄园兼酒庄品牌。他拔出瓶塞，罗奇已经在美式乡村风格的餐桌旁自行就座了。“你的书进展如何？”

“别提了。”罗奇随即展开长篇大论，真就抱怨起书的进展来。

艾略特把一杯酒递给他。罗奇一直在说。

艾略特心不在焉地听着，他抿了一口酒，把一磅剥好的虾洗

净拍干。他对这桩悬案隐约有些了解。案发五十年后，FBI还一直在积极地试图侦破小马特森被害案，但毫无成效。

“天啊，太香了。今晚吃什么？”罗奇总算是倒完了苦水，开始像只饥饿的寻踪犬一样对着空气嗅闻。

“炒菜。希腊虾配韭菜。”

“你怎么知道那虾真、的、是希腊的？”

“呵呵。”

电话铃响了，艾略特把装着古斯米和香料菜的搅拌碗放下，走去接电话。

“米尔斯。”他简单说。十七个月过去了，他接电话的语气还是像在出任务。他需要努一把力，比如，从学会说“你好”开始。

“艾略特？我是宝琳·贝克。直接往你家打电话，希望你别介意。”

她听起来很紧张，于是他放缓语气。“嗨，宝琳，怎么了？”他理解她的焦灼，但她总不能指望他能在几个小时内就查出些什么吧。

“我、我恐怕今天早上没有对你完全说实话，我本来想说的，因为我知道.....如果我不说，可能会妨碍你的调查。”

这是没想到的。“你说。”艾略特拿起酒杯，一饮而尽。罗奇举起酒瓶站起身来，艾略特摇摇头。有些晚上，他还是需要吃止痛药，药物和酒精可不宜混搭。罗奇就把自己的酒杯重新斟满了。

宝琳说：“你之前问起特里的朋友，问他是否有女朋友。”

她停了下来。艾略特追问：“他有吗？”

“没有。他没有。特里是同志。”

“同志。”艾略特重复道，好像他从来没听说过这种事。

“是的。他去年夏天向我们出柜了。恐怕我当时.....”她的声音不稳，但还是恢复了过来，“震惊。恐怕我们俩当时都感到震惊。汤姆尤其难以接受。谁愿意自己的孩子是这样的，你能理解吗？”

他对此毫无概念。因为他既没有也不想要孩子，而自己的父母也完全接受他的性取向。父亲威胁要与他断绝关系，是因为他选择从事执法工作。

罗兰肯定有向宝琳透露过关于艾略特的其他一些事情，因为她急忙补充说：“请别生气。我只是想让你明白这里面存在一些关系上的紧张，但不是.....就是.....”

汤姆·贝克没有被定为导致儿子失踪的潜在嫌疑人，艾略特内心冷笑着替她补上了言外之意。“我明白。德里有交往的人吗？”

“有。我认为那不是正式交往，但他有跟一个叫吉姆·费德的男孩约会。他也是那所大学的学生。”

“这些信息你有告诉警方或FBI吗？”

“没有。汤姆认为这不相干。这是自家私事。”

该死。就因为汤姆·贝克不希望别人知道他儿子是同性恋，导致一整条调查方向被屏蔽了。难以置信。但这种事太常见了。艾略特多次遇到过这种情况。当然，以他对塔克的了解，他可能早就看穿了这些遮遮掩掩的废话。也许这就是为

什么他相信贝克自杀了。没有什么比父母的期望，更能促使一个孩子走上自我了断之路了。

“宝琳，你选择告诉我这件事是对的。这为我们的调查找到了新的突破口。”

“我就知道。所以我决定告诉你……”她哭了起来，接着道歉。

“没关系。”艾略特习惯性地安慰她。

没几秒，她控制住了情绪，再次道歉并感谢他，然后挂了电话。

“怎么了？”罗奇问道，绿色的眼睛越过酒杯边缘看着艾略特。

艾略特完全忘记了罗奇的存在。“没什么。我爸朋友家的孩子出了点事。”

“你什么时候变成辅导员了？FBI和这有什么关系吗？”这是爱管闲事的作家在挖掘独家猛料呢。罗奇总想让艾略特谈论他以前的案子，越离奇越好；而艾略特总是劝罗奇少管闲事。

他没有回答这个问题，而是打开炉火好加热煎锅。“我猜你打算留下来吃晚饭？”

罗奇乐呵呵地说：“我还以为你不会问呢。”

\* \* \*

在他还是FBI一名炙手可热的特别探员时，艾略特的工作地

点在西雅图。不过，他对塔科马办事处很熟悉，也和那里的团队合作过几次，就算没去过，但都是分部办公室，彼此没有太大区别。算是吧。

他有充足的时间赶到与塔克会面的地方。除非塔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否则他一定会在整点前四分钟步入大楼。塔克很少迟到，但他总是踩着点到。艾略特更喜欢提前到达并做好充分准备——特别是在今天，他觉得自己需要来个出其不意，好占据上风。

意识到自己有了紧张的迹象，他很烦躁：湿漉漉的腋下，心率飙升，领带感觉像是勒住了他。他克制住想要踱步的冲动，强迫自己在简朴会议室里的破旧桌子旁坐定。他长长呼出一口气，抬头盯着隔音天花板上的数以百万计的小黑洞。

他上一次见到塔克——

还是不要吧。追忆那些往事不是个好主意，尤其是这种时候，他即将走进狮穴，薙狮子的胡须。

反正，这有什么大不了的？也许他们之间根本就没有结果，可是他俩中有谁真的期待过吗？如果在滚上床之前，他们本来就是朋友，可能会好点，但是.....事实上，他们不是。他们的工作风格迥异，而且在工作之外也没有多少共同点。塔克喜欢驾帆船，喜欢晚上找朋友们打扑克。艾略特喜欢攀岩和微缩模型战棋。他们没有什么共同爱好。除了性爱。

性爱，是绝妙的。

艾略特突然清晰地记起，塔克那意外柔软的嘴唇从他的颈背一直往下，直到尾椎.....塔克布满雀斑的大手握住艾略特的阴茎。

“你想要什么，艾略特？大声说出来。告诉我.....”

仿佛感受到了那股似有若无的拉力，那根阴茎也充满希望地抽动了一下。

会议室的门打开了，艾略特猛地站了起来，顾不上受损膝盖的疼痛。

塔克大步走进来，不可一世。塔克总是那样：不可一世。但凡走进一个房间，他都要气场全开，同时还卷走屋里一半的氧气。艾略特从未遇到过比特别探员塔克·兰斯更具存在感的人。

不安地意识到自己几秒钟前的思绪所在，艾略特的声音变得僵硬。“你好，塔克。”

塔克愣在半途中，握着的文件夹的手指的关节变白。他的眼睛——那双在模型涂装圈被称为“普鲁士蓝”的眼眸——变得比北极还冷。

“开什么玩笑？”他的语气几乎像平铺直叙。

“我也很高兴见到你。”

塔克四处张望，然后转头看身后，好像在找有没有《FBI档案note》的摄制组。他回头看向艾略特。这时他已经控制住自己了。

他平静地说：“你看来身体不错，艾略特。”

好吧，艾略特早就知道出其不意带来的上风不会持续太久。“谢谢。你看上去也精神矍铄。”“精神矍铄”？他听起来就像是在念蹩脚的台词。他不情愿地伸出一只手来打招呼。

塔克没有握手，而是把文件夹塞到艾略特手里。“所以你就是贝克家请的顾问。”这不是问句。

“没错。”

塔克的嘴角微微翘起。

艾略特克制住了自己的脾气，但并不容易。他没有提出那些会引发谈论的问题，因为讨论的结果肯定是一个将另一个打得落花流水。相反，他将文件夹拍在桌面上。“很好，我们可以开始了吗？”

“开始吧。”塔克拉开他那边的椅子。

艾略特再次坐下，打开文件夹。这只是表象。塔克用那蓝色激光一样的视线，竭尽全力要把他烧成灰烬，这样的前提下，他不可能冷静地坐在这里看资料。

不过，他还是装模作样地翻看起文件，尤其是因为他知道这能激怒塔克。

讽刺的是，塔克似乎总认为自己有理由生气，好像在某种程度上，他才是受委屈的一方。

翻阅了约四十秒后，塔克以同样波澜不惊的语气说：“这是蒙哥马利撮合的？”

“‘撮合’？”艾略特重复道，尽管他努力掩盖，但还是暴露出了一丝敌意。“你是负责案件的探员，而我是家属请的顾问。你有什么理由拒绝与我合作吗？”

好像他不知道似的。

“我不喜欢与外人合作。”

这对艾略特来说是残酷的一击，但他还是和颜悦色地说：“看出来，还是那副可爱兮兮的混蛋样儿。”

塔克的脸上似乎有一点泛红，不过配上雀斑很难看出来。他重新调整椅子，没有废话，直接向艾略特介绍了案件的最新情况。他的陈述简明扼要。

艾略特听着，没有打断。

案件的要素总结起来少得令人失望。十月一日晚上，特里·贝克在普湾大的金曼图书馆自习。他于晚上十一点半借了一本关于文艺复兴哲学的书，离开图书馆后就再也没人见过他了。贝克在图书馆和他的宿舍之间的某个地方失踪。他的车没有离开过学生停车场。没有任何暴力迹象。除了为他办理借书的图书管理员，几乎没人记得看到过他。据他的室友说，贝克看起来“和往常一样”。

“‘和往常一样’是什么样？”艾略特提出疑问，抬头看到塔克正盯着自己。

“安静，认真，彬彬有礼。他与人相处得还行，但我没能找到把他当作亲密朋友的人。”

“这就证实了他母亲的说法。贝克是同志。你知道吗？”

塔克的目光变得锐利。“我有怀疑过，但我们没有找到任何确切的证据。”

“他在去年夏天出的柜。汤姆·贝克对此意见很大，他和宝琳选择隐瞒这一信息。”

“这证实了我们的理论，那孩子走了。”

“走路的走，这不假，”艾略特反驳道，“我认为如果他要离家出走，至少会开他的车。”

“也许有人开车送他。”

“我不这么认为——”

“你，不这么认为？”塔克的语气带着几乎无法克制的敌意。“你才加入这案子五分钟好吧。你认为发生了什么事？他被绑架了？我知道你离职有一段时间了，但哪怕是你，也应该还记得成年男性从大学校园里被绑架的几率有多低吧。”

艾略特冷冷瞥了他一眼。“我更倾向于，他可能自我了结了。”

塔克坐回椅子上。“有可能。如果要我花一个学期读文艺复兴哲学，我可能也会自尽了事。但尸体在哪里？”

艾略特用手指敲着桌面，思忖着。他摇了摇头。

“是啊，这就是问题。”塔克有些不情愿地补充道：“贝克老爷子对儿子的不满确实改变了形势，我承认这一点。”

“还有个男朋友。这又增加了一个嫌凶。又一个潜在的动机，除了父亲的不满之外。”

“男朋友？”塔克不耐烦地吐出一口气。“够他妈绝的。没两周的时间可查不出来——”他打住话头。

“是啊。”艾略特不咸不淡地说。他理解，也确实同情。“那监控摄像头呢？”

“什么都没有。”

“什么都没有？”

“那男孩走出图书馆，没有人跟着他。摄像头仅安装在校园区域。视频最后就是贝克走出了画面。”

“你们查过他的电脑吗？”

“他的笔记本电脑和他一起消失了。手机也是。”塔克拿出一支笔和记事本。“男朋友叫什么名字？”

“吉姆·费德，也是普湾大的学生。”

塔克皱起眉头，若有所思。“我认为他没有被纳入我们的初步调查对象。”

“这就很奇怪了。如果他们有一腿，他应该会开始问贝克去哪儿了。如果他问了，就应该有人注意到。”

“也许他知道贝克在哪儿。也许他也一起蒸发了。”塔克的目光——那么蓝，那么犀利——与艾略特的目光相遇，一股熟悉的警觉感牵动了艾略特。

“值得查一查。”

塔克仍在看着他，表情难以捉摸。艾略特听到了他的话的回声。不知为何，他突然感觉两人在谈论完全不同的事情。

奇怪的气氛过去了。塔克看了一眼手表，不紧不慢地站起来。“有时候你已经知道答案了，有时候那只是不值得费心而已。”

联合包裹服务 (United Parcel Service) 的缩写，起源于美国的全球最大的快递承运商。

Goose Island，此处指位于华盛顿州太平洋沿岸的小岛，是圣胡安群岛中的一个，隶属圣胡安郡。

1936年，12月27日，家住华盛顿州塔科马市的十岁男孩 Charles Mattson 被一名戴面具的男子从家中绑架，因为交付赎金不畅，孩子最终被绑匪撕票。此案由FBI主导调

查，至今未破。

约合11摄氏度。

Lopez Island，圣胡安群岛的第三大岛，其上有一座以岛名命名的葡萄酒庄。

The FBI Files，1998-2006年间由美国探索频道（Discovery Channel）播出的一档纪实剧集，介绍FBI办过的真实案件。

## 第四章

“尝尝这个。”罗兰·米尔斯举起一个茶匙，上面沾着一些白色的东西。

艾略特尝了尝，闭上了眼睛。一种黄油奶酪的细腻感在他的舌尖融化。他睁开眼睛。“哇，那是什么？”

“马斯卡彭芝士。用来做蘑菇奶油酱的，回头浇在通心粉上。”罗兰满意地回到炉台旁。

他们坐在罗兰的厨房里。罗兰舒适的小平房位于巴拉德区note，那里历史悠久，充满着艺术气息且不拘一格，距离西雅图大约十分钟车程。艾略特在这座房子里长大，卧室里铺着光亮的竹地板，有天然岩石打造的壁炉和宁静的前后花园。他的母亲死于一起肇事逃逸事故，那之后的几年，回到这里成了他的心理阴影。他就尽量在校园或餐馆与父亲见面，但最后他还是克服了。那些不复存在的话音、缺席的笑声和消失的脚步声所形成的真空，已经不再笼罩着这座房

子。艾略特已经能做到回忆起那些美好的时光而不再感到悲伤了——尽管他仍然不理解父亲怎么还能睡在与明快活泼的杰茜·米尔斯共享了二十四年的同一个卧室里，同一张床上。话又说回来，他对父亲的不理解还有很多。父亲对他也是如此。

“你能对我讲讲汤姆·贝克吗？”他问道，同时漫不经心地看父亲快而准地切着蘑菇，马尾辫随着蓝色牛仔布下有力的肩膀轻轻摇摆。罗兰言辞犀利，就当地几个艺术团体不容乐观的财务前景侃侃而谈——不过说实话吧，艾略特左耳进右耳出，他的注意力主要还集中在与塔克在塔科马办事处那场短暂而不愉快的会面上。

他真的、真的不想再去想塔克，也不想再不由自主地去扒拉他们那场短暂恋情的灰烬——无论那有多热烈。虽然听父亲吐槽共和党、经济衰退和艺术基金被取消也好不到哪儿去。让艾略特心烦不已的是，为什么和塔克几分钟的谈话就能激起……这么多。

对于一场持续还不到一年的恋情来说，回忆实在太多了。准确的说，还没持续三个月。事实上，称其为“恋情”都有点言过其实。现实点说，他们只是炮友，对吧？这就是为什么，当艾略特在联邦法院的那场枪战中被击中后，他俩之间就再没有任何联系了。他们唯一的共同点就是工作。

还有心照不宣的怪诞幽默感

还有对尼桑汽车和披萨的热爱

还有性。

这……是啊。绕了一个大圈，又回到他最不愿想起的事上了。

“汤姆是个好仔。他可是个好人。”罗兰边搅打马斯卡彭奶酪边说。他们要吃的是扁豆沙拉配通心粉。艾略特从他老爹那

里遗传了对烹饪的热爱。罗兰厨艺很好，足以让素食变得美味可口，但艾略特近期内并不打算成为素食主义者。在他看来，今晚的晚餐之所以还不够完美，就是因为没有猪排或羊排。

他对上父亲浅色的目光，罗兰补充道：“他脾气不好，这点我不会否认。”

“有多不好？”

“他没有杀他儿子。”

艾略特想了两种回答。他最后决定说：“我想提醒你，是谁把我卷进这件事的。”

“我没忘，但如果你把汤姆当成嫌疑人，那是在浪费大家的时间。”

“因为汤姆是个好仔？”

“因为汤姆不会杀自己的孩子。”

艾略特审视了父亲一会儿。两人的差异不仅仅是外表上的，而从外表上看，没有人会认为他俩是父子。罗兰中等身材，像一头小公牛一样结实。他的棕色头发和胡须是最近几年才开始泛白的。艾略特则和母亲一样又高又瘦。他拥有和母亲一样的黑发和灰色眼睛。还有她那温和的理想主义——罗兰称之为“没劲的犬儒主义”。

“问题是，”艾略特不带情绪说，“人都会发脾气，会动手打人，仔细了解你就会发现，人类是很脆弱的。”

现成的例子：他的膝盖快要下雨的时候会隐隐作痛。他忍住不去揉那里，不想引起父亲注意。没有什么比让罗兰回忆起他唯一的孩子在为政府效命时受伤更让他愤怒的了，而且还

是他成年后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反对的那个政府。

“人对自己的孩子就会手下留情。”

罗兰真的这么认为，艾略特发现自己没有精力和心思去挖掘他所能想到的所有那些悲伤、肮脏的事实，来反驳他的理论。他转而说：“那个叫特里的孩子是同志，你知道吗？”

“我知道吗？不知道。自从特里.....哎哟，自从他十四五岁之后，我就没见过他了。不过听到这个消息我一点也不惊讶。”罗兰看着艾略特的眼睛，笑了。

艾略特一直坚守柜中，直到读研究生时。当他终于向父母出柜，却发现他们在他十四岁的时候就认定他喜欢男孩，这让他很尴尬。

“宝琳似乎认为这对汤姆来说是很严重的事。”

“是啊，可不，”罗兰平静地说，“我们都有自己的困扰。不幸的是，让汤姆困扰的是与性有关的事。每当谈起花花事儿时，他总是放不开。”

“花花.....”艾略特决定就此打住。“是啊。所以汤姆对儿子的性取向并不认同。你觉得这会造成什么样的家庭局面？”

罗兰把切好的褐菇、香菇和口蘑一并倒进锅里，与大葱和大蒜混合。他伸手去拿装在大白玻璃调料瓶里的盐和胡椒。  
“我觉得这会让家庭聚会变得有点尴尬。”

“我觉得那孩子有可能已经自杀了。”

“但愿没有。”但罗兰听起来对这个看法并不十分惊讶。

“我也希望没有，但是.....从我目前所了解到的情况来看，他是一个成绩优异且追求完美的人。我认为，让父母失望这种

事对他来说不是容易接受的。我的意思是，现在推测还为时过早，但这是有可能的。”

罗兰点点头。“我明白。宝琳和汤姆都不会接受这种可能性，但是.....我在教书的时候，这种事也见识了不少，那些慈爱的父母造成的伤害。”

“汤姆的这种脾气啊.....我还以为他也是一个爱心泛滥的自由主义者呢？”

罗兰咧嘴一笑。“当然是，但那是我们那个年代的事了，我们不但爱心泛滥，也让对手溃疡泛滥呢。”

“那宝琳呢？”他发现自己正直视着父亲，这才注意到罗兰坦然的五官突然略显出惭愧之色，颧骨上也有一丝红晕。艾略特克制住，没多细看。

“她什么？”

“她是个什么样的人？”

“她.....敏感、聪明，有点脆弱。”

他没有想多。他的父亲喜欢宝琳。很喜欢。好朋友的妻子。挺奇怪的，因为宝琳和他那直率、脾气温和的母亲完全不同。

“她对他来说有点年轻了，不是吗？”艾略特简单一问。

罗兰与他目光对视。“她曾是他律所的职员。和帕特丽夏离婚后，他们相爱了。两人结婚时，宝琳已经怀上特里了。”

“很好。”

罗兰不悦地瞪了他一眼，艾略特知道自己的态度已表露无

遗。说真的，这跟他有什么关系呢？即使他的父亲在某个时候选择再婚，又关他什么事？哪怕是你的一生的挚爱，用十年来悼念，这时间也够长了。

和杰茜结婚前，罗兰已经结过两次婚。他喜欢女人，喜欢婚姻。

艾略特说：“忧心特里失踪的那个人不是汤姆·贝克吧？请我当顾问是宝琳的主意。”

“那是我的主意，如果你还记得的话。我相信汤姆是很担心的，但他不是情感外露的仔。他和特里的关系一直不如他希望的那样亲密。”罗兰端详着艾略特的脸。“你觉得情况是像宝琳担心的那样，还是像汤姆轻描淡写的那样？”

艾略特为难地说：“我认为宝琳的担心是对的。”

\* \* \*

直到那天傍晚，艾略特回到家，疲惫地爬上自己位于鹅岛小屋楼上那间卧室的舒适双人床上时，他才允许自己细细回想与塔克见面的细节。

天啊，把身体舒展开来可真舒服啊。法兰绒床单很柔软，散发着令人放松的雪松香气，但让人不安的是，这也勾起了他并不想勾起的在塔克的船上过夜航行的回忆。突然间，所有的一切都让他想起了塔克。

他把文件放在棕白条纹的羽绒被上，打开笔记本电脑，靠在一堆枕头上，双手交叉在头后，抬头凝视着外露的松木横梁上那些树疙瘩。

一方面，情况可能会更糟。塔克完全可以拒绝与他合作。这不太可能，因为他接到了蒙哥马利主管要求合作的直接命令。但是吧，一旦他克服了艾略特的出现给他带来的不快，他就变得专业而坦率起来。所以这是好事。但为什么艾略特感觉比几个月前还郁闷呢？

他凝视布满雨点的窗户，看到了小屋周围高大松树的黑色剪映。他到底还想要什么？塔克交给了他的一份档案副本，也向他介绍了大致情况，并答应有任何进展时通知艾略特——尽管很勉强。

也许这与塔克，与他俩分手的方式关系不大，更多的是出于艾略特自己的无力感和徒劳感，因为从听说特里·贝克失踪的那一刻起，他就确实有一种不祥的预感。直觉告诉他，这件事不会有好结果。

在过去的日子里，他曾安慰自己说，你不可能赢得所有战斗。做你能做的事，救你能救的人。但特里·贝克的案子离自己的生活太近了。

难上加难的是，艾略特也有自己父母的期望需要去满足和妥协。在他的记忆中，这是他父亲唯一一次向他求助，但他很担心这次的结果不会让任何人满意。

他甩掉这种感觉，坐了起来，拿起笔记本电脑。

特里·贝克是个什么样的人？

谷歌搜索一无所获，令人沮丧。网上有很多个特里·贝克，但就是没有普湾大的特里·贝克。在脸书、MySpacenote或推特上都找不到。这是一个注重隐私的孩子。

或者疑心重。

艾略特放弃了这条线，转而快速浏览塔克的笔记。简短而全

面，这是塔克的强项。他不是一个人纠结于细节的人，但他很少，或者说从未，忽略过重点。这确实挺有启发性。他和塔克很少一起处理同一个案件。他们本来就不是搭档。他们也不想做搭档。艾略特专门调查包括仇恨犯罪在内的侵犯公民权利的行为。塔克负责重大盗窃和暴力犯罪。在他们合作的那几次中，艾略特很欣赏塔克不废话的作风。不是很细腻，但很高效。虽然没有艾略特自己的风格那么文明，但很奏效。如果那天有塔克为他当后盾的话——

但没有。这样的想法毫无裨益。塔克当时不在他身边——事发后他也自始至终都是缺席的。从艾略特正式停职的那天起，塔克就对他不闻不问了。很好，因为艾略特也是同样的感觉。

对吧？

塔克生气，是因为他不喜欢受人摆布。也有可能，他是那种感到内疚时会生气的人？

艾略特低头盯着塔克的工作名片，上面有FBI的官方蓝金色标志。电话号码也没变。有趣的是，他忘了那么多东西，却还记得塔克的分机号和手机号。还有家里的座机号。

他把名片放在一边，继续翻看塔克的笔记，但他很难集中精神。他不停回忆起那种奇怪的、不该愉快的快感：被一个比自己体型更大、更强壮，甚至可能比自己更饥渴的人任意摆弄，被脸朝下摁着干到神志不清。在那短暂的时间里，他放弃控制权，放手接受那几乎令人迷惑的性满足……他已经有很久——十七个月——没有允许自己回想起这样的诱惑了。

就像潘多拉魔盒。所有这些让人痛苦的生动画面都飞了出来：在一间人头攒动的简报室里，塔克自用一个凶狠而炽热的眼神就让艾略特热血沸腾，让他迅速勃起，硬到发疼；塔克的舌头挤进他嘴里的滋味；当塔克粗大的阴茎冲入他体内，让他们在那短暂的空闲里融为一体时，艾略特愉悦到惊

讶，从而发出的羞臊声音。

潘多拉魔盒，好吧，但在盒子底部，他却看不到任何类似“希望”的东西。

艾略特努力将回忆塞回棺材里，继而专注于手头的工作。有一点可以肯定：塔克今晚是不会干坐着追忆往事的。

再次翻开塔克关于特里·贝克失踪当晚的行踪报告时，他能听到下方海湾里鹅群发出的刺耳嘎嘎声——孤独的声音。没有任何需要警惕的地方。如果这孩子是自己放弃生活出走的话，从逻辑上讲，他不应该花整个晚上在图书馆复习他永远不会去参加的考试，或者钻研他永远不会写的论文。他应该忙着收拾行李。他应该开走他的车。当然了，偶尔也有除了身上的衣服什么也不带就净身出户的情况，但那通常是在遭受某种严重的精神打击之后。即使是在事后才被发现，也是会有先兆的。似乎没有人发现特里·贝克经历过什么残酷的领悟。

除非精神崩溃了，否则像这样一走了之，而且明知道那会让身边的人经历怎样的痛苦，没点人格上的问题可做不到。至少说明这人缺乏想象力——和同理心。

这一论点也适用于自杀，只是程度较轻。此外，很难设想一个打算自杀的人，会大晚上前往学校图书馆阅读文艺复兴哲学方面的著作。而且，如果是自杀，尸体在哪儿？没有多少自杀的人会试图掩盖自己的行为。在FBI工作的这些年里，艾略特完全想不起有这样的案例。

但如果贝克不是自己出走，也不是自杀.....那他到底遇上了什么？塔克说得没错，在大学校园里被绑架走的可能性不大。

通常，暴力犯罪的关键点在于受害者的性格。那么特里·贝克是个什么样的人？

在离开贝克家之前，艾略特曾请求宝琳让他参观一下特里的卧室，但自从特里上大学后，他们就把那间卧室改成了客房。特里把他需要的所有东西都带走了。他童年的收藏和纪念品要么被扔掉，要么被带走。根据自己的个人生活和职业经历看，艾略特觉得这不正常。他的父母就为他保留着卧室，等他回家时住，直到他读完研究生。多年的执法经验也证实，他家的情况属于大多数。

但如果能读懂言外之意，还是可以从简单的事实中采集到很多东西。根据平均绩点note和那些可观的课业重担，艾略特推断这孩子是个成绩优异的学生，他正沿着父母，尤其是他父亲为他规划的未来之路前行。但自从进入普湾大，贝克每个学期都选了建筑专业的课。这不是常规的法学预科选修课。说白了，建筑学和建筑理论就不是一般人会选修的。最重要的是，建筑学是一门竞争激烈的专业，能进这些课程的教室都不容易。要么是贝克天赋异禀，要么就是有人帮他走关系。也许两者都有。

另一件能说明问题的事是，资料中缺少对贝克密友的调查问话。贝克好像没有朋友，当然更没有亲密到能知道他在和别人约会的人。但如果他明知道自己父亲对他喜欢男人的看法，还有胆量告知对方，那这段关系对他来说肯定意义重大。不一定是爱情。他的那个男朋友，吉姆·费德，可能是第一个有这种意义的人。不找两名当事人中的任何一个谈谈的话，是很难下结论的。

艾略特把文件放在床头柜上，关掉暖黄色的陶瓷瓶台灯。松树清晰的剪影落在地板上。透过排窗，他看到了又大又亮的月牙，就像月亮上的老人在窥视他的窗户。老人的脸像绿色的奶酪，离得如此之近，他几乎能看清每一个麻子坑和疤痕。

艾略特向下滑去，躺在法兰绒床单和羽绒枕头上，合上眼睛。他没有做每晚的拉伸运动，膝盖痛了，但那只是一种隐痛，像遥远的回声，没什么异常。他正在学着适应。他能听

到外面松林的叹息声，听到小屋轻轻的嘎吱声。这让他想起了一些.....一些令人愉快的事情。海水拍打着船舷.....偶尔传来鱼的扑腾声.....温暖的双臂环绕着他，海水像摇篮一样哄他们入睡.....

Ballard district, 位于西雅图市的西北部。

中文也叫“聚友网”，一个社交网络服务网站，提供人际交互和个人多媒体作品的分享与存放。

grade point average, 简称为GPA, 大多数高等教育院所采用的一种评估学生成绩的制度。

(试阅仅提供内容参考，欢迎购买全文，获得更全面的电子书阅读体验。)